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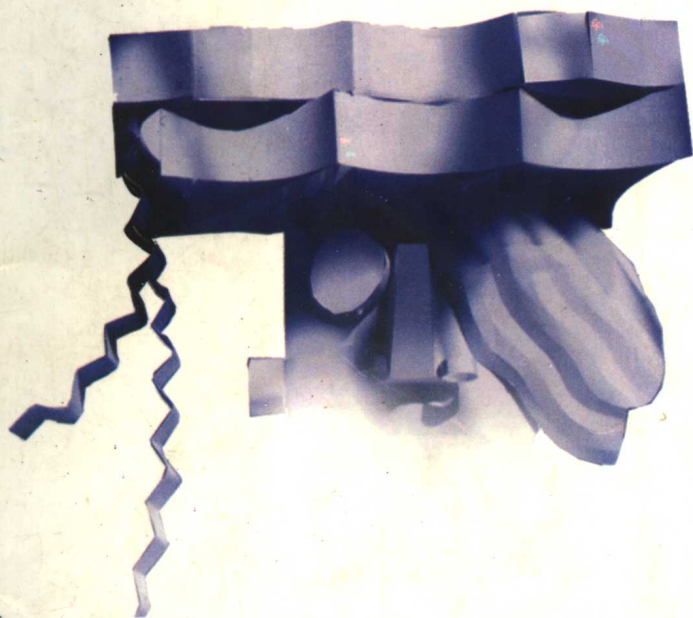
周

集

· 新 · 文 ·

猜 测

CAICECAICECAICECAICE



吉林人民出版社

4 周大新文集

猜 测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周大新文集

一 测

鹿人 一 哲 责任校对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市印刷制本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375 印张 297 000 字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300 册

ISBN 7-206-02523-4

G·646 定价: 套 89.00 元 单价: 17.80 元



自序

短篇小说是我最早接触也是我最喜欢的小说门类。我此生读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是契诃夫的《万卡》，那篇字数不多的小说给我精神上的震撼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几十年后，我仍能记得读这篇小说那天我在邓县三中那座教室里为万卡所生的焦急：你没有写地址呀，万卡，爷爷怎能收到你的信呢？

我发表出来的第一篇作品也是短篇小说。那篇今天看来十分幼稚的小说，在当初变成铅字时带给了我无尽的喜悦。没有它，也许就没有今天靠写作为生的我，这也是我至今对短篇小说满怀痴情的一个原因。

经过了十几个年头的耕作之后，当我倾倒手中的提篮时才发现，已经有几十个短篇小说拣放其中了。这当然令我高兴，尽管它们的籽粒饱满程度各异，但我一样的都喜欢，它们毕竟都是我种出的东西。农人们在收割贫脊土地上长的瘪穗小麦时，脸上不也照样挂着笑意？

我的这些短篇小说大都是写当代生活的，写当代的农村生活和当代的军营生活。我觉得，反映当代生活的重任，在小说各门类中，短篇小说最应承担起来，因为它费时少，操作起来比较容易和便捷。当然，当代生活因其流动性大尚未沉淀，作家下手时也更费思量。

短篇小说的创作充满了挑战，很多人都想在这个王

国里占据王位。一些没有称王雄心的人如我辈，既然进了这个领域，就也该抖擞起精神，在这挑战中长一点新见识。

周大新

1996年1月18日

目 录

自 序	(1)
老 轍	(1)
汉家女	(18)
小诊所	(28)
屠 戶	(39)
释 放	(62)
猜测历史	(73)
风水塔	(90)
哼个小曲你听听	(98)
乡村教师	(116)
养 子	(125)
暮 霭	(133)
武家祠堂	(142)
小盆地	(156)
玉器行	(175)
红桑榭	(189)
街路一里长	(197)
“黄埔”五期	(219)
牛筋腰带	(243)

硝烟中的祝愿·····	(251)
儿 女·····	(270)
女兵日记·····	(287)
白门坎·····	(306)
烙画馆·····	(319)
三角架墓碑·····	(337)
情感曲线·····	(352)
后明星·····	(366)
瞬间过后·····	(379)

老 辙

那个狗们乱咬炸梨鸟乱叫的早晨，费丙成在自己那个红砖砌就绿瓦盖顶威武漂亮的门楼前，最初听到房地产经纪侯四说到姚盛芳要卖房子时，并没把话放进心里。因为那一刻他正在斥责自家面粉厂拉粮的“手扶”司机，那辆“手扶”熄火停在了当街。只一眼，费丙成就看出了车熄火的原因：车轮没顺老辙走！这条街未铺石板，土路上留着两道年代久远的延深的辙，那“手扶”的车轮碾上了辙外的虚土。“笨货，顺辙好走！”他又叫了一句。司机再次怯怯地笑笑，发动了车，小心地把车轮放入老辙，突突地将车开走了。费丙成又瞥一眼那光滑的车辙，这才扭脸望定侯四，方记起侯四刚才似乎说到过姚盛芳，一想到姚盛芳这个名字，那位凸胸丰臀腰身柔韧的漂亮女人就仿佛瞪着两只傲然的眼睛站在了面前。他的身子微微一震，不由自主地开口问：“你刚刚说姚盛芳什么来着？”

“卖房。她要把她家临街的两间房子卖了。”

“是吗？”费丙成尽量不让自己的声音露出快活，但还是隐约露出了一些。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沉住气？！他用手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你不知道么？早些日子他男人去西峡贩绿豆，租的汽车翻到

了沟里，车毁人伤，欠了一屁股债。”

“哦，噢，是这样。”费丙成努力使自己的声音显出淡漠。姚盛芳，你到底落到了这一步！

“那女人急等钱还债，托我经手，不知你愿不愿买，你要是买的话，我就……啍啍啍。”侯四挤眼笑了。

费丙成的眉心一耸，但随即又极缓地摇头：“我嘛，算了。”干吗再与这个女人打交道？

“你要是不买，我今头晌就挂牌拍了它！”

“拍就拍吧。”费丙成朝对方扔去一根烟，又叨一根在嘴，“噗”地撤亮打火机……

早饭费丙成吃得有些心不在焉，粥碗里不时晃出姚盛芳的那张俏脸，晃得他心里有些乱。扔下碗，他原本想去酒馆听听坠子书的，但两条腿却鬼使神差地把他拖到了姚盛芳家所在的南街。也罢，就去看看她那房子能拍出什么价钱。

“费东家，吃了？”“早哪，费东家！”街两边不断有人极亲热地招呼，费丙成也就不停地左右点头。“东家”这称呼，是柳镇人过去对店主、地主一类有钱人的尊称，近年又开始恢复使用，费丙成记不清人们在什么时候对他也用了这称呼，听上去确也真有几分别被尊重的舒服。

姚盛芳，你不会想到这一步吧？

想当初，你要是听了我的话，你要是不撕我交给你的那个纸条，你要是跟了我，你怎会落到卖房还债的地步？！还记得那天傍黑吧？我在寨河外的那道土埂旁拦住你，我满脸通红两手哆嗦地把那个纸条交给你，那纸条上只写着一句话：盛芳，跟了我吧，我一定让你吃饱穿好住瓦屋！那纸条是我琢磨十几天才写成的，可你竟只看一眼就唻拉一声撕了！你撕得多干脆多气魄！撕完之后你随手就把那些纸屑扔了，你没看见我急忙伸手去接你扔下的纸

屑，你只顾双眼望天用冷极了的声音说：你不要再来缠我，实话给你说，你太矮太胖，我不喜欢！我已和冯青太订了婚！你说完之后脸也没扭就迈步走了，你走得又快又急又舒心又傲气，你根本不管我那时已踉跄扑倒在地，你更没想到我那晚在你扔纸屑的地方趴了半夜才起。你——

“好你这个野种！你给我站住！”一声男人的喊叫惊得费丙成猛然止步，身子一个激凌。

一个半大的孩子手攥两个石榴，箭也似地从他面前跑过，身后追出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

“站住，你这个野种！”那汉子仍在怒喊。

费丙成不由自主地打个寒噤，他急忙抬手扶额，他又感到了那种习惯性的晕眩。几乎在这阵晕眩过去的同时，他的脸孔歪扭得十分难看，暗哑低沉地朝那汉子吼了一句：“混蛋！”

那追偷儿的汉子闻声一怔，正想发怒，待看清吼叫的是全镇有名的富户费丙成，这才委屈地辩解：“费东家，我是在骂那个偷石榴的小子。”

“对谁也不能乱骂！”费丙成恨恨瞪他一眼，面色变得铁青。那汉子做梦也没想到，他骂偷儿的那句话恰恰触了费丙成的大忌，不管什么时候，费丙成只要听到“你这个野种”几个字，他的身子就会条件反射地打起寒噤，就会起一阵晕眩，就会让他记起他一直想压在心底的过去。

“你这个野种！”在那个遥远的过去里爹经常这样骂他。他记得他第一次记住这句骂是在一个傍晚，他吃晚饭时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碗，爹冲过来就扭着他的耳朵叫：“你这个野种！”边骂边就用脚踢他的屁股，他吓哭了，他不知爹为啥独对他这样狠，独对他这样骂，平日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打碎饭碗之后，爹既不这样打也不这样骂。他那时虽小，但也慢慢看出了，爹对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亲，独不亲他，他不知为啥，却知道做事更加小心不去

惹爹生气，但就这也不行，爹每天总能找一个借口瞪眼骂他：“你这个野种！”有一次爹骂完他“野种”之后，他委屈地扑到娘怀里哭问：娘，啥叫野种？娘一句话没说，只紧紧把他搂到怀里，他感觉出娘的身子在抖，娘的眼泪把他头发弄得透湿。他停了哭不敢问，他不想让娘伤心。从那时起，他就对这句话有了仇恨。

你不该这样失态！走出十几步之后，他又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他不放心地扭头看了一眼那汉子：那家伙总不会去胡乱猜疑？

费丙成放慢步子，尽力在脸上恢复早先的平静……

离着老远，费丙成就看清了那张白纸上写的黑字：出售临街房屋两间。他走近人群时，侯四正扯着喉咙叫：“好！柳北州出到了五千五，还有哪位愿开新价？实话说吧，这房子正处当街，可是开铺子做生意的好地方。盛芳家要不是急缺钱用，这房子决不会出手！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手上有钱的可早拿主意快开新价，要不，这房子可要归柳北州了——”“我出五千七！”人群中忽又响起一个粗嘎的声音。“好！陈全桂开了新价五千七！”侯四立刻接口，“还有哪位愿来比试？”

费丙成默站在人群外，没去听侯四的喊叫，双眼直盯着站在房门口的姚盛芳。她还是那样白，没有显出老来，胸脯子仍是那样喧，屁股照旧那样圆，可她的眼圈发青发红，她没睡好！她哭过！是该叫你流流眼泪了！要不然你不会知道该怎样选择男人！你找上冯青太当男人真是瞎了眼睛！你以为他身个高脸不黑眉毛好看会拉二胡就一定叫你过上舒心日子？球！就凭他那两下子，你们能变成柳镇的富户？冯青太如今瘫在床上，你不仅要替他还钱还要侍候。想当初你要是做了我的老婆，我现在叫你吃香的喝辣的穿缎的！每天丁点活都不让你干！你会成为柳镇最享福最有钱的女人！如今是该让你流点眼泪了……

“我出五千九！”身旁一个老头突然高叫。这叫声使得费丙成

身子一动。

“好！秦老六出到五千九了，还有哪位愿开新价？”侯四挥着干瘦的手，他这时才发现费丙成的到来，先是一怔后是飞过一个笑来：“五千九！”

费丙成觉得心脏猛跳了一下，原本窝在心底的那个愿望突然膨大：买下这座房子！不为别的，只为叫姚盛芳看看老子的本领和富有！

“我出六千五！”费丙成淡淡漠漠平平静静地说出一句。

这话使围在前边吵嚷议论的人刷一下扭过头，蓦然噤了声。他注意到姚盛芳也向自己看了一眼。

“好！费大东家出六千五！还有哪位愿再开价？”侯四大声叫。

人群一片静寂，且这静寂一直持续。没有人敢和费丙成比高低，镇上生意方面的事，凡听说费东家插手的，其他人便自动却步。谁都知道费丙成拥有一个面粉厂、一个豆腐房和一个烟酒铺子，家产几十万。

“既是无人再开价，这房子可就归费东家了！”侯四高声说罢，便朝费丙成招手：“请东家进屋捺个指印。”

人群开始散去，在契约上捺完指印之后，连侯四也接过佣金走了，两间临街的空屋里只剩下了费丙成和姚盛芳两人。“我一会儿回去就让人把钱给你送来！”费丙成吐一个烟圈，在屋里踱着闲适的步子。

“谢谢费东家。”姚盛芳声音微弱，一双浸着凄楚的眼在这熟悉的家屋里慢慢移着，两个眼圈又在渐渐变红，鼻翼在微微地翕动。

你心疼吗？难受了！你的房子已经变成了我的！你是该尝尝眼泪的咸味了！不过你现在可别大哭，大哭会使你的脸变得难看，我最喜欢看女人双眼噙泪，就像带露梨花一样动人。你是不显老，你看你那小腹，一点也不高，哪像我屋里的那女人，肚子像山一

样，女人老都是先老肚子……

整整一天，费丙成都沉浸在一种莫名的兴奋里。上午从姚盛芳家出来，到家吩咐人把钱送去，他就进了酒馆，在那里边喝黄酒边听坠子，直到日头西斜才回家，仰进他平日闭目养神的躺椅里。

变凉了的微风溜进院子，慢摇着几株盛开的月季，于是一缕缕清香就往四下里溢，不断地钻进费丙成的鼻孔，使他越觉惬意。

刚买的那两间空屋又移来眼前，他开始盘算怎样利用这两间临街的屋子：做山货收购处？小酒馆？书铺？茶叶店？一定要把房子用好！要让姚盛芳知道，这房子在他男人手上落到了卖的地步，在我的手里却会变成一棵摇钱树！我要让她在心里掂掂两个男人的分量！

厨房里当啷响了一声，仿佛是什么瓷器落地，但费丙成没睁眼睛，仍继续着刚才的琢磨，不想厨房门口此时陡然响起了妻子的高叫：“嗨呀我的细瓷面盆呐！打死你这个野种！你这个野种——”

费丙成倏地睁开了眼睛，眼珠在瞬间凝定，一团金星飞来眼前，他又感到了那种习惯性的晕眩。妻子的话无意间又触到了他最敏感的神经。“你这个贱货，叫什么？！”晕眩过后他拍着躺椅扶手吼。

“我、我赶那个偷嘴的野猫。”胖至臃肿的妻子被丈夫的盛怒吓了一跳，“那野种把厨房——”

“滚，贱货！”费丙成愤然跺脚。妻子的话再次让他记起了当年爹骂他的声音：你这个野种！这声音当年整日响在他的耳边，他记得很清，十二岁那年秋天，也是一个傍晚，他拾柴回来刚进院门，爹一见他背上的柴捆不大就开口骂道：才拾这么一点，你这个野种！他那时已从镇上男人们的口中知道了野种二字的含义，他当时气得脸孔通红，胸口憋胀，浑身乱抖，他猛地开口顶撞：谁

是野种？你说说我怎么是野种？爹当时被顶愣在那里，张口结舌直喘粗气。那天半夜他忽然被娘抑低哭声惊醒，他仰躺在床上默听着娘带了哭音的恳求：……他爹……孩子大了……求你别那样骂他……接下来是爹那气哑了的声音：老子偏要骂！你做的好事！你这个女人！跟着是娘的抽泣：……那怨我吗？我要不是为了你，为了孩子——他猛地捂上了耳朵，不敢再听下去……

“你凶什么凶？我赶猫也惹住你了？！”无缘无故挨了丈夫一顿骂的妻子哭着叫开了，“你以为我不晓得，你嫌我胖！你过去为啥不嫌？你当初为啥抱住我直叫宝贝？你现在有钱了，能去找别的漂亮女人了！呜呜……”

望着妻子那被眼泪鼻涕弄丑的脸和那身一抖一颤的肥肉，费丙成的眼前忽然莫名其妙地闪过了姚盛芳漂亮的身影。他猛摇一下头，把姚盛芳的秀影赶走，尔后闷声朝妻子叫“行了，你！”

“行啥子行？俺是猪？俺是狗？你想骂就骂？你在外找女人，回来还这样厉害，还叫不叫俺活了？”妻子并不想马上罢休。

一团烦躁在费丙成的心中滚动，他很想再吼骂一阵，但两个上学的孩子就在这时走进了院里，他只得把那团烦躁强按下去，迈脚出了院门。他快步向不远处的酒馆走去，那时候天已黑透，他走得太急，又没看脚下，他突然感到脚下一低，随即便重重的摔倒在地，扭头一看，才知是自己刚才一脚踏进了街上的车辙。妈的！他恨骂一句，慢慢地爬起……

仅仅两天时间，姚盛芳卖出的两间房就变了样子：门窗漆成了绿的，墙壁刷成了白的，一条玻璃柜台把房间分成了两半，一排崭新的货架立在了柜台后边。

费丙成最后决定：在这里办个时新成衣店。他雇人用最快的速度把房子装饰起来。

傍晚时分，费丙成来店里察看，当他在室内巡视一圈走到后

窗口时，无意之中瞥见，姚盛芳正端一碗冒了热气的饭从低矮的厨房走出，进了后屋。他注意地看了一眼，那两间后屋檐头太低，墙有一半是土坯垒的，远不如这两间前房。如今她家只剩下那两间后屋和那个矮小的厨房，她和她男人和一儿一女和婆婆是怎么住的？一种掺了快意的好奇，使他缓缓拉开了店房的后门，悠然朝后屋走去。

他敲了敲门。随着姚盛芳的应答，门开了。一股药味裹着一股卧床病人特有的异味扑鼻而来，他强忍住没让自己皱起眉头。“我们以后就是邻居了，今天特来拜访！”他进屋之后朗声说道。屋子太小，虽然收拾得干净，但那拥挤却是一眼就看出了的。费丙成用一种居高临下的目光打量着屋里的破旧陈设，将一缕讪笑沉进眼底。

“请坐，费东家！”姚盛芳低声让着，脸上依旧浸了凄楚。

哈哈，姓姚的女人，做了冯青太的老婆原来过的是这种日子！你自己不觉得寒酸？

“费丙成！”里间突然传出一声微弱却不友好的喊叫。

他微微一愣，自从他成了镇上的首富之后，人们一般都尊称他“东家”，很少有人敢直呼其名，他听出这是躺在病床上的冯青太在喊，于是应了一声：“青太，叫我？”

“你进来！”里间的声音依旧很冷。

妈的！你如今还在老子面前硬什么？你敢这样同老子说话！费丙成不甚情愿地走了进去。

“听着！”躺在床上身子瘦削面色蜡黄的冯青太颤颤抬起上身，声音微弱但清晰：“我那两间前房你只准使用不准乱改，我晚点一定要再买回来，你要胆敢毁坏，看我将来同你算帐！”

“那是自然！”费丙成宽容、怜悯地点头。妈的，现在你还嘴硬！就凭你这本领，你还能再把房子买回去？认输认穷吧！告诉你，那房子老子买了就是我的，我愿怎么动就怎么动！

“费东家，你别在意，他卧床长了，脾气不好。”姚盛芳送他出门时小声道歉。

“没什么！”费丙成摇一下头，大步进了自己的店屋。

“给我的前墙再开个窗户！”一进门他就大声对装修店铺的短工下令。

“开窗户干啥？”短工们诧异。

“我要安放录音机的音箱，招引顾客！”冯青太，老子偏要在墙上再开个窗户！姚盛芳，我要让你知道，你男人说的话屁也不值！

两个短工于是开始在前墙打洞。

费丙成噙着烟在室内闲踱。一个工人正从屋梁上吊下两个圆形的绳环，预备把那块写有“各式服装齐全，欢迎进店挑选”的长方形广告牌挂上。费丙成饶有兴味地看着那个工人的动作，待那工人从梯上下来去拿那个广告牌时，吊在梁上的两个圆形绳环便兀自晃荡，费丙成起初还望着那绳环微笑，但转眼之间他面孔一变而成惨白，一缕惊恐从他的眼中闪过，二十一年前那幕相似的情景倏然浮来眼前：那天晚上，爹娘睡屋的梁上也悬挂着两个这样的绳环，娘和爹就是把脖子伸进这样两个绳环离开了人间。那晚上的事他记得太清：娘刚把晚饭做好，一伙臂缠红袖章的学生撞进了院门，先在院里高呼一阵：揪出地主柳老七的姘头！然后冲进厨房，把吓呆的灶门口的娘架起来就走！爹和哥和姐和他扑上去夺娘，却都一一被红卫兵推倒。娘最后被架在镇中十字街口的高台上，两个一百瓦的灯泡照着娘胸前那个黑色的纸牌，纸牌上写着四个大字：地主姘头！台下围满了臂带袖章的人，他只能站在远处用泪眼望着身子瑟瑟发抖的娘。在红卫兵们一阵老实坦白的呼喊之后，他听到了娘那泣不成声的坦白：……那年，俺孩他爹得了伤寒……家里没下锅的东西……我没法……去柳老七家帮工……给他家做饭……有天傍黑……柳东家猛从背后……抱住我